



《镜中》

艾伟 著

可以文化 | 浙江文艺出版社

《心中有数:生活中的数学思维》

刘雪峰 著

智元微库 |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万物归一》

[美]安妮·迪拉德 著

匡咏梅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突如其来的变故摧毁生活之后，一个人要如何在这废墟上完成精神重建，获得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艾伟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镜中》，一开头就将主角庄润生抛掷进这个残酷的命运处境当中。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他无比珍视的一双儿女，妻子易蓉也惨遭毁容，不久后上吊自绝。众人艳美的和乐美满的四口之家，转眼间只剩下庄润生，孤零零地留在无边的孤独之中。与情人子珊的不轨之恋，更使这位知名建筑师感到罪孽深重，无颜面对死去的妻儿。然而斯人已逝，对于生者而言，还要继续面对“活着”这件事带来的难堪和痛苦。从缅甸、美国再到日本，跨越多国的机缘巧合之旅，人世间的参差百态，让润生逐渐领悟爱与救赎的真谛，最终达成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和解。小说用细腻的笔触，精致的语言摹写这种从绝境走向解脱的生命状态，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本试图“打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找到中国人的‘灵魂’”的心灵之书。

小说题名为“镜中”，喻示四个男女之间彼此映照对立的状态，而在这几组镜像关系背后，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爱情，一直是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但在今天，书写爱情并不容易。这或许是因为，置身于瞬息万变的“后”时代，没有什么坚固的东西能抵抗烟消云散的命运，包括我们对于爱情的信念感。曾经如神话般照亮了人类精神史的爱情故事，已经失去了忠实的信徒，被掩埋于历史的尘埃中，在生活日复一日的磋磨之下，逐渐失去动人的光泽。在这个意义上，《镜中》不惧挑战，直接叩问“爱”的本质，这种充满反思精神的写作便显得尤为可贵。爱之一字，在润生看来是秩序的产物，与同样强调秩序感的幸福息息相关。他在易蓉身上倾注的是妻子之爱：欣赏她甘为贤妻良母的端庄，亦愧怍于她献身家庭的无私。因此，当他经世平提醒，发现易蓉生前竟然有长期酗酒的习惯时，才会受到如此大的冲击。说到底，润生所爱的是他心目中完美妻子的形象，始终没有、也无法接触易蓉重重伪装之下的真心。真实的自我，只来自那个停留在运河老房子里的少女易蓉。她唯有在世平面前才短暂地卸下防备，袒露一瞬的真心。润生与世平，一个以爱为名，将易蓉困在幸福家庭的秩序中；另一个享受着禁忌之爱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避免易蓉因激情的爱摧毁现有秩序。这两个男人互为镜像，看似处于不同位置，实际上都扮演了秩序的建构者和守护者的角色。

易蓉身陷由爱织就的困境，不受控制地踏上自毁的道路；局外人子珊因洞悉所有隐情，主动肩负起拯救润生的重大使命。子珊有母性，她几乎是不求回报地爱着润生，像母亲一样守护着润生的脆弱之处。她深知爱有其复杂、阴暗、幽微一面，却仍然信守爱的诺言，以实际行动支持着润生，在共同创作动画作品《致人间的情书》的过程中，帮助润生完成精神重建，实现自我救赎。不过，《镜中》显然无意制造一个爱情神话，供人膜拜。它击碎永恒之爱的幻想，清楚地揭示了爱会随着岁月流逝、消失的残酷真相：即使坚定者如子珊，待一切终结之后，也必须在母亲身份和情人身份间作出抉择。因此，《镜中》并不提供确定的答案，只是将我们导向探索的历程，在恒久的变化中寻找爱与自我共存的可能方式。

电影《一代宗师》里说，人有三个阶段，分别是见自己、见天地和见众生。《镜中》的野心恰恰体现于此：它不仅仅书写都市知识分子的爱恨纠葛，更将目光投向边境乡村，照见宽阔的世间众生相。小说第二部详细交代了润生到云南投资建设希望小学、参与缅甸难民的安置工作，以及被阴差阳错地关进缅北监狱，饱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这段插曲，正是润生能够放下自我执念、通向超脱和解的关键所在。就像突闻妻儿的噩耗一样，命运再一次将润生推至绝望的境地，迫使他在举目无亲的异国度过灾难般的牢狱生涯，最后又戏剧般地被远在大洋彼岸的子珊所救。这段经历无疑给润生刻下了极深的精神烙印。由此，他跨越了天地宽广、独见自我的限制，在得见众生相的境界中抵达了宽宥的终点。整个故事来自人世间，又超越于尘世纠葛之上，实为一本“有天有地，有你有我”的世间之书。

尽管小说多次切换叙述视角，对润生精神转变过程的具体细节并未给予直接刻画，使得最后顿悟的时刻出现得较为突然，于艺术效果上略有缺憾。但必须承认的是，这场爱与救赎的探索之旅，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项关乎生命本质的课题：人活在世上，究竟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就此而言，《镜中》直抵生命维度的书写具有相当的价值，为我们深入探寻现代人的心灵世界提供了一次必要的试练。

有人认为，数学是数学，生活是生活。数学的概念只是书本上的公式，这些公式属于数学家，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写的那句话：“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如果我告诉你，很多数学概念的背后，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些智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并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作出更好的决策和行为，你相信吗？

数学中有一种算法叫作“最小二乘估计”，数学家高斯曾经用最小二乘估计准确预测出了一颗行星的位置。但是如果你只是背下最小二乘估计的公式，或者只会套用这个公式来解一些书本上的问题，那么你就不能体会到最小二乘估计背后的智慧。通过最小二乘估计找到的解，不力求让少数方程完全成立，而是让所有的方程左右两边的误差之和最小，它背后体现出来的思想，是做事情不追求绝对完美，而是在接受不完美的前提下权衡多方的利益，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这其实和孔子推崇的“中庸之道”，或者“执两用中”的智慧不谋而合。

又比如，在数学中有“求导法”和“数值解法”这两种解法，它们实际上对应我们生活中解决问题的两种思路。用“求导法”来找到函数的极值，可以分为三步：求导数、令导数为零，找到该方程的解。每一步都不能出错，最终才可以得到答案。这种模式对应一个成语，叫作“步步为营”：每一步都要力求完美，把整个流程走完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而“数值解法”对应另外一个成语：“精益求精”。精益求精并不要求在每一步做到最优，而是迅速走完一轮，然后在本轮结果的基础上迭代，反复多轮，不断提高，最后也可以拿到一个好的结果。精益求精这种模式对应产品开发、项目管理中的“敏捷模型”，也对应互联网公司经常说的“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对应着“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又比如，在线性代数中有一个概念叫作“病态方程组”，即一个线性方程组y=Ax中y和A的轻微变化会导致解x有极大变化。但如果你仅仅知道病态方程组这个概念，就错过了它背后的智慧：方程组中每条直线，实际上代表一个视角，而直线的交点，就是从多个视角达成的共识。这告诉我们，如果多个人想通过交流的方式达成共识，了解某个事情背后的真相，那么这些人最好有不同视角。一旦角度太接近，那么这些不同角度交叉得到的共识，就会对于噪声极为敏感。一点点噪声，都会对最后的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是“多样性红利”的数学解释。

在计算机科学中，有一个算法叫作“模拟退火算法”，用来帮助我们通过逐步迭代，找到某一个函数的最优解。如果你只会简单地应用这个算法来解决函数的极值问题，那么你错过了这个算法背后闪耀的智慧。在我看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寻找最优解的过程，我们总是通过不断提高自己，在最后达到自己可能达到的最高位置。而模拟退火算法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让自己充分探索，接受暂时的不完美，从而避免陷入局部的最优值，并在将来攀上一个更高的山峰。而等年龄大了，知道自己最适合什么以后，就应该在自己最适合的地方深耕，不要轻易切换赛道。所以，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去大城市闯一闯，多尝试一些行业，而不是老老实实在一个一眼能看到未来的岗位上待一辈子。

如果你是一名理工科的在校或已毕业的大学生，那么这本《心中有数：生活中的数学思维》一定适合你。尤其是计算机系、电子工程系和自动控制系的学生，看到你在书本上曾经学到、似曾相识的这些数学公式背后竟然包含那么深刻而智慧的道理，你就可以立刻理解它们。它们会成为烙印在你大脑里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只停留在书本上的数学公式。

如果你是一名从没接触过这些数学公式的文科生，这本书也同样适合你。通过这本书，你不再会为那些看似“劝退”的数学公式所“吓倒”。你会通过这些公式和算法，直接理解它们背后闪耀的理性思维。作为一名文科生，如果你能掌握这些思维，它会立刻给你打开一扇新世界的窗户，在你困惑和迷惘时，从另外一个视角给你提供启发，让你看问题更加深刻，甚至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观和做事态度。

例如，我们从小被教育的世界观是“事在人为”。然而，有这种世界观的人虽然通常乐观而积极，却容易被现实中的挫折打击而产生无力感。有的人的世界观则是另外一头的“宿命论”：一切都是确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而，在我看来，正确的世界观，应该在这两者之间，叫作概率的世界观。概率的世界观的核心思想很简单：很多事情的最终结果是我们不能保证的，但是，这个结果发生的概率，是我们可以靠努力改变的。

安妮·迪拉德是美国著名的自然主义作家，她以《听客溪的朝圣》一书蜚声文坛，被评家誉为“每一页都是一个美丽的谜，仿佛随之观看了整整一年关于造物的秘密：空中的鸟、地上的植株、宇宙中的星星，笔笔皆随意，却处处充满精细的美”。1975年——此时已是她写出《听客溪的朝圣》十几年之后，她独自来到美国西海岸，居住在普吉特湾的一个小岛上，聆听自然的声音，观察身边的纤维，每天除了读书与写作，就是沉思与冥想。安妮在那些孤独的日子里采集着思想的果实，进而结集成一本新的小书《万物归一》。

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只写了三天发生的事情，却囊括了安妮对时间与真实、生命与死亡、痛苦与欢欣、自然与神圣……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思考。每天从清晨醒来，安妮即沐浴在神的关怀里，她说，“我在一个神中醒来……我睁开双眼。神从水中升起”。这是日常而真实的一天，透过她的木屋的窗口，可以看到越过群山的云彩咔嚓咔嚓心满意足地寻就其位，海浪哗里啪啦地拍击着海湾；气流在农场的屋顶上涌动，攀升涌进谷仓的大门，摩擦着谷仓黄色的窗户——一只猫，一个窗口，一幢简陋的木屋，即构成了她个人生活的全部背景。而在安妮的眼中，不仅仅是她个人的生活如此，即便是一个小小的蜘蛛，一张蜘蛛网，也同样是一个自给而自足的世界。读书与冥想之余，安妮的另一个日常功课就是观察，她目睹了一只飞蛾被烛火吞噬的全过程：是一只金色的雌性蛾子，扇动着翅膀扑进了火里，腹部落入了烛泪里，黏上了，烧起来，几秒钟就被烤干，于是，这蛾子的精髓变成一根烛芯，不停地燃烧。这是一个有关生命的寓言，既是一个生命升华的故事，也意味着生命的昙花一现。

安妮在小岛上的生活无疑是宁静的、祥和的，然而人生并非每天风和日丽，灾难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一架小型飞机的坠毁，突然让她看到了人的命运狰狞的一面。安妮熟悉的一个七岁女孩的面部被大面积烧伤，使安妮深深地意识到，人类就像丛生的杂草被随意扔进时间里，不过是某个掠夺成性的神灵의香甜干草而已。对于生生不息的人类而言，尽管幻觉庶几完美，但痛苦也是同样的真实，它如同磨盘一般无情地转动着，或者骤然降临，或者持续不断，而这其实正是真实的人生，是我们生活于世间的真实处境——当今日之神化身为孩童，他便是一个盈满屋子的初生婴儿，鲜明生动，有血有肉；当今日之神化身为冰川，我们就住在他不断变化的冰缝里，谁也听不到我们。那么，我们因此就可以轻视生命，甚至厌弃生命吗？安妮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认为正是命运无常与造化弄人，才让她对生命有了全新的感悟：真实的痛苦其实可以转化为前行的力量，正像她选择作家作为终生的职业时所说的那样：“你不能成为别的什么人。你必须披荆斩棘，全力以赴……”

独自一人住在普吉特湾的小岛上，安妮觉得自己就像“一名修女住在精神之火里，一位思想者住在心灵明亮的灯芯里，一个艺术家挤住在物质的池塘里”。她眼前的世界则宛如一部被风吹开的彩色稿本，一页接着一页，一行接着一行，那些美丽的图片和字句吸引着她，让她惊叹，令她沉迷，使她从一粒沙中看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尽管安妮坦言，她并不是十分理解这个异常丰富与繁复的世界，但惟其神秘，也更加诱人。而安妮亦将她对大自然的万事万物的观察与感受内化为生命的终极询问，并以充满诗意的文字记录下这一切。她说：“信仰即是：上帝无论如何都与时间、与我们有着某种刻意的关联。因为我不假思索地知道他触及的任何事物都是有意义的，即便是从他的神秘的角度出发，这一点我也乐于承认。”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